

大雅寶胡同甲2號 中國近現代美術的 「歷史現場」

大雅寶胡同甲2號
No. 2A DAYABAO HUTONG
二十世紀
中國美術的傳奇
The Legend of 20th
Century Chinese Art

「大雅寶胡同甲2號」是上世紀的北平小院，位於北京市東城區金寶街與二環路相交處，院中二十多間房子，曾是徐悲鴻先生重組的國立北平藝專的宿舍。就在這個普通的北京大雜院裡，曾經住過葉淺予、李苦禪、李可染、董希文、滑田友、祝大年、吳冠中、張仃、黃永玉、侯一民、鄧澍等一眾前輩藝術大師「大雅寶胡同甲2號」，對20世紀中國美術史有着特殊的意義。

上個月末適逢香港佳士得30周年生日，由李可染藝術基金會、佳士得(香港)共舉之「大雅寶胡同甲2號——二十世紀中國美術的傳奇」於會展中心進行一連五天的展覽。展覽不僅呈現「大雅寶胡同甲2號」主要藝術家的代表畫作，更通過一系列文獻資料、實物、照片，勾勒出在此居住的藝術家們的日常生活，在人物交往與藝術成就中講述一個個時代故事，折射出時代影響下，前輩藝術家的人生風度。



大雅寶胡同甲2號合影

「大雅寶胡同甲2號」，這個門牌號在北京的地圖上已不復存在，不過它如一所「文化家園」，聚集見證了眾多二十世紀藝術大家的藝術人生。

1946年國立北平藝專開始由徐悲鴻主持，徐先生夫人廖靜文坐著黃包車一處一處看，幫助老師們找宿舍，最早的北平藝專教職工宿舍便選在了大雅寶胡同甲2號。大雅寶胡同位於北京市東城區的智化寺附近，「一連三個四合院，住了十幾戶人家。走出大門不遠，拐個彎就是老藝專教學區。」李苦禪之子李松說當時的「甲2號」是美院老師群體的一個心臟，而徐悲鴻先生是「大腦」。

甲2號院內，青磚鋪就的狹道連接著大小庭院，青灰色的平房木門木窗，各家門前、窗前栽種的絲瓜、扁豆角、向日葵、喇叭花等植物，中院東北角的黃永玉家，還有一架葡萄棚，是大家夏季乘涼的好去處。在這個三進院的大宅門裡，前院有油畫家董希文一家；中院住戶有黃永玉夫婦、李可染夫婦等；後院有後蓋的四排平房，住的是滑田友夫婦、吳冠中夫婦等。

李松回憶大雅寶的1948年，當時入駐的藝專教師有李苦禪、李可染、董希文等。李苦禪受徐校長之邀1946年開始在北平藝專教授寫意花鳥，董希文上世紀40年代到敦煌研究古代壁畫將近3年，由吳作人推薦被徐悲鴻聘任為藝專的油畫教授，「他和夫人有3個孩子，名字都和大漠流沙有關。」同期入駐的葉淺予以漫畫聞名海內外，「徐悲鴻激賞他的中國畫成就，說『中國倘有十個葉淺予，便是文藝復興的大時代之來臨了。』當時他和夫人舞蹈家戴愛蓮住在前院。」

1950年後的「甲2號」

1950年4月1日，中央美院成立，大雅寶宿舍的住戶也隨之發生了變化。變化之一，是迎來了張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設計者之一)等一批老延安美術家；變化之二，是1952年之後從杭州遷來了祝大年等工藝美術家，此外還有香港來的黃永玉一家。

1953年3月，28歲的黃永玉被聘為中央美院教授，而且是整個美院中最年輕的教授。他在《大雅寶胡同甲2號安魂祭》中，記錄了最初對這個院子和鄰居的印象：「祝大年曾在日本研究陶瓷，中國第一號陶器大師，一位有意思極了的人。好像身體虛弱，大熱天肚臍眼到胸口圍上一塊彷彿民間年畫上胖娃娃身上的紅肚兜，能說能笑，不像有病的樣子。」

對於張仃夫婦，他的記述是：「張仃是中國最有膽識最有能力的現代藝術和民間藝術的開拓者。夫人陳布文從事文學活動，頭腦聰明清新，有男性般的憤世嫉俗。他們有四個孩子，三兒子寥寥跟我們的關係最好。寥寥跟我兒子黑蠻同在美術學院託兒所低級班，每天同坐一輛王大爺的三輪車上學，跟兒子一起叫我妻子做「梅梅媽媽」，想到這些事，真令人甜蜜而傷感。」文革後，張仃創造出「焦墨山水」的技法，並出任中央美院院長，1979年組織了50多位畫家完成了空前規模的北京首都機場壁畫。

李苦禪的文房用品



董希文的房間



開幕式現場



黃永玉創作木刻

黃永玉搬進大院不久，就和李可染一家結為好友，這種友誼包含着藝術家之間的尊重理解與惺惺相惜。黃永玉提到，「我的畫室和可染先生的畫室恰好在一個九十度的東北角尖上。一出門抬頭左看，即能見到他的活動。半夜裡，工作告一段落時，準備回到臥室。走出門外，見他仍然在伏案練字，是真的照著碑帖一字一字地練，往往使我十分感動。星空之下的這間小屋啊！」

黃永玉對李可染使用的「案」印象深刻，那是日偽時期留下來的一張陳舊之極的寫字枱，上面鋪著一張灰色國民黨軍棉毛毯。「很少人會知道，中間有一個很大的洞，是可染先生每天工作的毛筆和墨汁顏料『力透紙背』磨穿的洞。」

齊白石是「大家長」

齊白石並沒有在大雅寶胡同甲2號居住過，可是在住戶們的心目中，他卻是這個院子的「大家長」。李可道出了齊白石和這個院子的淵源：「父親(李可染)到北京後，很快經徐悲鴻先生介紹，帶著自己的作品去拜見齊白石先生，從此他們結下了像父子一樣的情誼。」，「大雅寶的孩子都叫白石老人『齊爺爺』，每次老人的到來都讓大家特別高興，全體出動來迎接。」李可還記得，「我兩歲時白石老人還為我畫了一條大鯨魚，上題『二歲小寶』。」

1957年李可染要到民主德國寫生四個月，他向白石老人道別，臨走時，白石老人說：「可染，別走！我有東西要給你。」隨後交給李可染一盒如黃金般珍貴的西洋紅印泥，說：「可染你拿去吧，有天老師不在了，蓋圖章時你會想起老師來。」誰也沒有想到，這竟是訣別。三個月後李可染回國時，白石老人已永遠離去。

李松的文字憶述中，白石老人成為大雅寶的「大家長」，是因為院中多位大師，李可染、李苦禪、葉淺予等都是老人的弟子；黃永玉、張仃等也都非常喜愛齊白石老人。黃永玉還創作了齊白石木刻像，成為表現老人的絕唱，白石老人也在這幅作品上題了字。

一大家子的生活

大雅寶胡同甲2號的藝術家們在校是同事，回家是鄰居。上班同行，在家談藝，幾十口人像是一大家子。「大院裡的人可以看看李苦禪耍大刀，聽李可染拉二胡，聽黃永玉拉手風琴，聽鄧佩珠唱京戲……」就像黃永玉說的，這是一群老老小小有意思的生活。

在大院孩子的記憶中，李媽媽(李可染妻子)是個能製造歡樂的人，她性格豪爽，嗓音響亮，每當院子裡的石榴樹熟了的時候，她就會大聲地張羅院子裡的孩子



齊白石與黃永玉合影 攝影：李可染



黃永玉創作的齊白石像。

們打下來，一盆盆地抬回家去。從香港來的年輕教授黃永玉是大院裡的一個「活寶」，是孩子們最喜歡的人，他總有很多稀奇的东西和新鮮的想法。那時捉蟋蟀是大雅寶的群眾活動，幾乎每家都參與，所以蝓蝓齊鳴也是大雅寶的一景。當年黃永玉有個講究的澄漿缸，裡面永遠有一隻來歷不明的「大王」，不知是朋友送的還是哪個孩子「上貢」的，「大王」是全院孩子們夢想的挑戰對象。

如今「大雅寶二代」也都進入耳順之年，他們都自言帶著大院生活留下的共同特點：自信、樂觀、善良，還有點大大咧咧的「傻氣」。

正如李可所說，大雅寶胡同甲2號是20世紀中國美術的「大宅門」，那裡居住的是一群與中國命運緊密相連的藝術家。他們雖然有著各不相同的性格和研究方向，但每個人都用自己風華正茂的生命鑄造新中國美術的傳奇，這傳奇不僅是藝術的輝煌，更是他們人生的寫照，如泣如訴。

大雅寶裡的時代大事件

1949年7月中央美院師生在天安門繪製毛主席、朱德像(上排黑衣者為董希文)



董希文的人民英雄紀念碑聘任通知書



陳若菊為第四套人民幣10元作花鳥設計

建國之初，頭等大事是制定國旗、國徽等事宜，李松回憶說最後提交國務院審定的國徽設計，是中央美院的張仃、張光宇和周令釗的方案以及清華大學的梁思成方案；周令釗和陳若菊則為天安門城樓畫了第一幅毛主席像，「直到開國大典的前一天，他們還在作最後的修改。」

當代美術史重要印記之一的《開國大典》由董希文創作，作為鄰居，侯一民憶述董當時創作的情況：「他的做法別人無法想像，那麼大一幅畫是捲著畫的，因為房子不夠長，一頭捲起來，一頭釘在牆上。別人畫油畫板總是髒兮兮的，董希文卻像個乾淨的手工匠，他的筆乾乾淨淨放成一排，要畫黃全上黃，上藍就全上藍，筆筆帶鋒。」董希文兩個月時間內完成《開國大典》，「毛主席當時看到畫作說『是大國，是中國。我們的畫拿到國際間去，別人是比不過我們的，因為我們有獨特的民族形式。』董希文自己說是在帶有裝飾性的處理。」不過，開國大典完成之後兩年，出現「高饒反黨聯盟事件」，應革命博物館籌備處要求，董希文親手修改，抹掉畫中高崗形象。1971年文革高潮時，董希文應要求將居中的劉少奇去掉，改畫董必武，「其時董希文癌症已經擴散，他強忍著劇痛做了最後的修改。」

同期，大雅寶宿舍的三位雕塑家滑田友、王朝聞、鄧佩珠都曾參與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在李松的記憶裡，大雅寶宿舍是一個肝膽相照的藝術群體，誰在藝術上有創新和成就，全院都高興，誰受到非議，都有人站出來說話。

1956年時，張仃、李可染、羅銘三個人去江南寫生，後來在北海辦了畫展，繪出中國國畫近代史的一個轉折點，在現代畫上走出了新的道路。徐悲鴻之子徐慶平回憶說：「李可染他們去江南寫生，條件是很艱苦的。回到北京的時候，鞋都是破的。但在藝術成就上，卻為國畫開出了新的道路。」這個時期在大雅寶胡同甲2號院內，李可染完成了《工農勞模北海遊園大會》、《瀋江帆影圖》，還有張仃的《蘇州庭園》、葉淺予的《北平和平解放》、董希文的《百萬雄師下江南》、侯一民的《劉少奇與安源礦工》、吳冠中的《交河故城》等作品，影響了一個時代。

香港典藏首次亮相古籍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導)「民族記憶 精神家園——國家珍貴古籍特展」日前在國家圖書館正式開幕，香港中文大學的宋拓《淳化閣帖》與游似藏《蘭亭序》兩件珍貴典籍也將首次在展覽上對公眾亮相。

今年3月，國務院對外公佈文化部確定的第五批國家珍貴古籍，本展以該名錄為基礎，共徵集全國近20家單位100餘件珍貴古籍參展，集中展示了中國十年來珍貴古籍保護成果。

參展典籍範圍廣大、版本精良、亮點紛呈是本次展覽特點之一，展出作品包括來自香港中文大學宋拓的《淳化閣帖》與游似藏的《蘭亭序》。據悉，這是香港地區首次申報《國家珍貴古籍名錄》中的兩部代表性珍品。工作人員對記者表示，目前兩部作品赴內



展覽上的部分展品

地參展相關手續已獲批准，不日將在展覽上首次亮相。此外，各地圖書館所藏敦煌遺書、佛教經典、宋元善本、明清稿抄也在展覽上令傳統文化愛好者大飽眼福。

值得一提的是，國家圖書館收藏的三件世界印刷史上標誌性珍貴文獻也在特展上首次集體亮相。其中五代後唐天成二年(927)刻本《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一卷》僅比咸通九年《金剛經》晚59年，為中國已知有紀年的最早雕版印刷品。另兩件分別為晚唐五代刻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五代北宋初刻本《彌勒下生經一卷》。這三件刻本彌補了中國作為雕版印刷術發明的故鄉卻無早期實物的遺憾。7月21日，國家典籍博物館還將對部分展品進行更換，更多古籍精品將對公眾免費開放。